

拾叶小札



姜德明



拾 叶 小 札

姜德明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拾叶小札/姜德明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1
ISBN 978-7-309-09319-3

I. 拾… II. 姜… III. 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54866号

拾叶小札

姜德明 著

责任编辑/孙 晶 郑越文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上海市崇明县裕安印刷厂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4.875 字数 89 千

2013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9-09319-3/I·727

定价:2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小 序

集近作和从未收过集子的几篇散作，编成本书，书名《拾叶小札》。

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初，我开始写点现代文学的短札，总题《书叶小集》。好像也在追求某种意境，其实只想表白我在书林中漫步，无非随兴捡拾一些零枝片叶而已。

我的迷恋散文和书话，自然出于个人的爱好，但与我从事的专业亦有关。从五十年代中期我编文艺副刊始，领导上就分配我管散文和读书专栏等。当时胡乔木责令人民日报副刊要承担起复兴散文的任务，即恢复和继承“五四”以来新文学史上散文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既然讲“复兴散文”，这就意味着当时的散文创作已近衰落了。为此，我日常的阅读生活（包括访书）和业余习作，很自然地便朝这个方面倾斜。散文可以迅速反映生活，书话可以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我前后编过不少书话专栏，组织过“笔谈散文”的讨论，看了三十多年的散文来稿。我有幸从事了我心爱的工作。直到一九八六年，我奉调到

报社出版社主持工作，才依依不舍地告别了文艺部。

退休后，我不忘旧好，停停写写，仍以书话为主，如蒙读者宽谅，还看得下去，我便知足和感谢了。

作 者

二〇一二年十月，北京

目 录

I	小序
I	巴金不是“旅行家”
5	曹禺的《正在想》
8	萧乾的《篱下集》
11	阿英的《桃花源》
14	阿英的《剧艺日札》
17	萧军的《侧面》
20	曹白的《呼吸》
23	李广田的《银狐集》
26	诗人的题句
29	王冶秋的《青城山上》
31	唐弢二书
34	费穆的《孔夫子》
37	从《天长地久》说起
40	《王忠愍公哀挽录》
42	《漱溟卅后文录》
44	《子弟书总目》小记
47	《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

50	《清初流人开发东北史》
52	《北京俗曲百种摘韵》
55	关于《流萤》
57	《南京的五四周》
60	关于《不夜集》
63	关于《珠江泪》
66	《长恨歌》和《琵琶弦》
70	往事小记
73	爱情滋味
76	“为什么不回来？”
79	快乐的黄宗江
84	丁聪的“盗牛图”
86	郁风·袁水拍·向日葵
89	一本小书
92	难忘三联
95	怀念范用
98	书痴奇遇
100	忆黄裳
104	黄裳译著跋语
107	读《百衲衣》
110	林辰的赠书
113	忆赵瑞蕤
115	听雨楼书简
119	小屋里的梦

121	马蹄疾小记
123	访书探路
125	迈出新一步
127	读《过眼云烟》
129	惊喜之余
131	《漫话老杂志》读后
133	世间爱书人真多
135	南行偶记
142	书外杂记

巴金不是“旅行家”

一九四六年底，巴金编完了自著的散文集《旅途杂记》，在“前言”中说：“过去我印过一本《海行杂记》、一本《旅途随笔》和一本《旅途通讯》。有人因此称我为旅行家。其实我对旅行并无特殊爱好。我把一部分时间花费在旅途上，只是为了看看我那些散处各地的朋友，和体验一些人的生活。”看来称巴金为“旅行家”的人并无恶意，但也流露出对巴金写旅行记的不以为然，好像巴金只应该写长篇小说。

巴金没有接受“旅行家”这个称号。对于这四本“旅行的书”曾经分别作过说明。我是相信巴金那朴素和诚实的自白的。他写游记，不过是“求助于我的这管秃笔，让它老实地对朋友们讲几段我的生活的故事”。

《海行杂记》，原名《海行》，一九三二年上海新中国书局出版。一九三五年上海开明书店改名初版。年轻的巴金决定远行法国：“时间是一九二七年一月和二月，那时，我还不曾开始写小说。我为我的两个哥哥写这本游记，使他们明白我怎样在海上度过了一些光阴，并且让他们也领略一些海行的趣味。”（见该书序言）

《旅途随笔》，一九三四年上海生活书店出版。巴金

在该书序言里说,他是靠着友情生活的。“我并不是因为喜欢‘名山大川’才开始旅行的,虽然我也很想知道各个地方人民的生活状况。”巴金明白地宣示了他游记的特点,并不是游山玩水。

《旅途通讯》,一九三九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该书写于抗战初期:“是在死的黑影威胁下写成的。”“我不会说假话,这些信函便是明证。甚至敌机在我的头上盘旋,整个城市在焚烧的时候,我还感到友情的温暖。是这温暖给了我勇气,使我能够以平静的心境经历了信中描写的那些艰苦的日子。”(见该书序言)

《旅途杂记》,一九四六年上海万叶书店出版。作者在抗战中曾经流亡于广州、桂林、贵阳、重庆、成都等地,有些篇章仍写于炮火声中。巴金说:“我们亲眼看见了侵略者的败亡。我们并没有犯错误。我们且等着看火中凤凰的诞生吧。”(见该书前记)

在这四本游记中确实很少自然风光,当然这也不能证明巴金是反对别人在游记中单纯写风景的。因为这也是读者的需要。多年来,也很少有人评论巴金的游记。一九三六年十一月,阿英在上海北新书局出版了《海市集》,收有一篇《小记二章》,其中之一便是评介一九三四年文坛上出现的三本游记,标题即名“游记文学论”。三本游记为郁达夫的《屐痕处处》、巴金的《旅途随笔》、郑振铎的《欧行日记》。阿英的评论是:“这三种游记,从它的社会性上来估量,巴金的一部是较强的。伴着那个人游踪而存在的,不是自然的风物,而是社会的动态。如《农

民的集会》、《谈心会》、《西班牙的梦》、《亚丽安娜》都很现实地写出了现代的青年，现代的农村。《香港》、《香港之夜》、《机械的诗》则写了现代的都会；《游了佛国》、《在普陀》、《鸟的天堂》更是很美丽地描写了自然的风物。而《一千三百元》、《一个女傭》更是告诉人们，人间产生了怎样的悲剧。在这册游记里，和其他的著作一样，存在着作者火一般的奔迸热情，时代的生活影像，是表现着世界之动的游记著作。但人物的介绍，只有安那其青年，是他笔尖上最发展的人物。”三十年代后期的阿英，出语平和，已少偏激之词。他可能是最早推崇巴金游记的人。

关于游记的写作，萧乾也受益于巴金。为此他为我们讲了三十年代他两次去内蒙旅行的故事。第一次是一九三〇年夏天，他到了卓资山。“那时我对那里的社会现实也不是毫无觉察，然而我更多地是把它作为一次避暑旅行。我甚至还站在遍地开满罍粟花丛中，让人拍过照。”自从一九三四年他结识巴金之后，受到巴金的直接引导，逐渐走出了个人的小天地。他有机会再访了内蒙。“这次我从北平、张家口一直跑到包头。沿途我不满足于泛泛地看市容和风景了。”萧乾下了矿井，看到矿工们在死亡线上的挣扎，也看到了人肉市场上凄惨的画面。“那次旅行粉碎了我心目中‘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内蒙。归来满怀悲愤的心情写了《平绥道上》”，并有意识地开始了他的“人生采访”。萧乾不仅把巴金看作自己文学道路上的引路人，也是他“在人生旅途中一位主要的领路人”。

我爱读巴金的作品，对他的四本“旅行的书”也不忍释手。每逢翻见这几本小书，我仿佛都能听到温和的巴金老人会轻声地自言自语：“我不是旅行家。”

二〇一一年八月

曹禺的《正在想》

巴金一向喜爱和重视曹禺的剧作。抗战以前，他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为曹禺出版了《雷雨》、《日出》、《原野》。抗战期间，他又为曹禺印了《北京人》、《蜕变》、《家》，还有一本独幕剧《正在想》。后者是一本不足百页的小书，一九四〇年十月在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我收存的是一九四一年六月上海印的再版本。如今两者都已稀见了。

剧中的主要角色是变滑稽戏法的一家三口人，丈夫老窝瓜，妻子小甜瓜，儿子小秃子。其他出场的人物有拉洋片的，唱数来宝的，敲洋鼓的，攒跤力士，醉汉，保长，少女，小学教师等，一个独幕剧竟有十数名有台词的演员登场亦属少见。这些走江湖撂地的卖艺人不免爱耍贫嘴，喜欢吹牛，甚至很俗气，但与保长之流相比，他们终究是贫苦善良的一群。老窝瓜的戏法已经没人看了，他赶时髦，与妻子儿子自编自演起话剧《平贵回窑》，结果折腾了半天，出尽洋相，仍以彻底失败而告终。幕落时妻子无望地问丈夫还有新写的本子再演吗？老窝瓜回答：“我，我，我正在想。”这最后一句台词凄然而含蓄，堪称绝妙。

《正在想》是曹禺在四川江安国立戏剧学校执教时，

根据墨西哥作家约瑟纳·尼格里的剧本《红丝绒的山羊》改编而成。当然，剧中的人物和环境都已中国化了。剧本问世以后，似乎少人道及，显得很冷落，甚至有人怀疑在战火烽烟的年代，作者何以写了这么一出没有什么社会意义的剧本。遗憾的是我至今没有见过曹禺有关的创作自白，也无法回答这种质疑。曾经有人作文猜想曹禺在写这出小戏时，已有近五年写不出作品，因而“《正在想》所反映的正是作者此时的自嘲的心境”。我是不同意这看法的。后来我偶读一九九五年九月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剧专十四年》，内有蔡骧写的《记万先生的教学》，作者说：“一次，曹禺为我们讲喜剧分类，讲到闹剧（Farce），由于找不到合适的、真正可以作为闹剧看的剧本，他便说，我给你们写一个，这就是后来曾经使许多人迷惑不解地问：曹禺为什么写这样一出戏？——《正在想》出世的原因。”一部小小的独幕剧，能够让它承载多么沉重的题旨呢？评家的要求过苛了。

当我还是一名中学生的時候，我就读了《正在想》。我认为曹禺的戏是最适宜搬上舞台的，同时又是非常适合阅读的。他不像有的剧作家只写台词，而是乐于写幕外的说明，与导演、演员、观众、读者做直接的交流，不仅讲人物的心理活动和生活环境，甚至交代布景道具等细节，《正在想》结构虽小，却保持了几部大戏的特色，我视这些说明文字为剧作整体的一部分，是优美的散文。

《正在想》提供的生活环境，显然是北方城市的露天游艺场，我感到很亲切，更直接地说，我读后立刻便联想

到曹禺也许写的就是天津贫民区南市的“三不管”。少年时代我去过那地方，见过那些流浪艺人，我深信如果曹禺不熟悉类似“三不管”这样的地方和人物，正像他当年若不化装私访天津的三等妓院就写不出《日出》的翠喜一样，他也写不出《正在想》。当然，如果没有对穷苦卖艺人的同情和关心他们的命运，他更写不成《正在想》。这个独幕剧在曹禺的全部创作中也许是微不足道的，但我却认为这是他当年在天津生活的一段难忘的记忆，寄托了他对这座城市深厚的感情。晚年的曹禺对写《曹禺传》的田本相说过，他忘不了天津是他的出生地。他老了，就要回到天津去，“或者，我不能亲自回去，那么就让我的灵魂回去。”（见《曹禺访谈录》一六九页，二〇〇〇年十月香港三联书店出版。）我甚至想，独幕剧《正在想》，是他献给天津的。

说起来《正在想》亦曾经历过观众的检验，最初是在剧校的演出，由曹禺导演，吕恩参加了演出。一九四〇年九月在上海由黄佐临导演，李健吾饰老窝瓜，夏霞饰小甜瓜，韩非饰小秃子。一九四一年六月在重庆由江村、舒绣文、吴茵、钱千里主演。一九四二年在北平由郑榕演过剧中的哈哈笑。一九四六年二月在上海欢送老舍、曹禺访美的大会上，石挥、丹尼又演出了《正在想》，如此惊人的演出阵容，怎不令人心驰神往，随着时光的流逝，怕亦是此曲只应天上有了。

二〇一一年四月

萧乾的《篱下集》

一九三三年，沈从文为萧乾的第一本小说集《篱下集》写《题记》时，开头便说自己是个“乡下人”：“我崇拜朝气，欢喜自由。”他毫不掩饰对萧乾作品的喜爱。讲到萧的每篇新作，他几乎都是第一个读者，并把萧乾也看做是“乡下人”。因为只有“乡下人”，“才能那么生气勃勃勇敢结实。我希望他永远是乡下人，不要相信天才，狂妄造作，急于自见”。我不知道萧乾是否承认自己是个“乡下人”，终他一生充满了朝气和热爱自由，却是千真万确的。

《篱下集》，一九三六年三月作为“文学研究会创作丛书”之一，由商务印书馆初版。这套书一律小开本，且是带套封的精装本。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我抱了一包旧存的萧乾著作，请他签名。其中没有《篱下集》，萧先生竟把自存的一九三六年八月的再版本赠我，并在环衬前页写下：“自存本于七八年岁末改为姜存本了。”不仅如此，他在本书环衬后页上又写了满页题词，讲了创作本书的背景和书名的由来，原文如后：

我生命最初的十几年，过的确实是寄人篱下的生活。我是个遗腹独子，母亲又在（我）七岁时去世，

寄住在一位堂兄家中。天不亮我就去织地毯(织过六年),后来送羊奶。晚上回来替他当小使,擦自行车,扫地等。白天挨师傅揍(都是铁家伙),晚上吃堂兄的板子,要不就跪砖头。十六岁上,当我在北新书局(当时鲁迅先生在编《语丝》)当徒弟时,我从那个“家”出逃了。此书有我早年生活的一些影子(但不是自传),也有当时对人生的一些朦胧看法——《道旁》即是。但主要还是我练的一点基本功:学习勾勒人物,学习使用形象化一些的语言。笼罩全书的一个特点是:幼稚。但沈先生的《题记》却是一篇好文章。无怪乎刘西渭先生评此书时,重点是放在《题记》上。德明同志,希望你以同情一个孩子的心情来阅此书。

萧乾 七八年岁末

记得当时我即迫不及待地读了《道旁》,作者借着小说中一个矿务局小职员之口,讲述了几十名煤矿工人被活埋在井下的惨剧,让我感到十分震撼。这是作者刚刚走出燕京大学的校门,初到天津后写的一篇小说。书中的环境描写,显然是天津的英法租界,萧乾是投以厌恶目光的。至于刘西渭(李健吾)对《篱下集》的评论,确实议论沈的《题记》较多,因而萧乾委婉地透露了些微的不以为然。但,李先生特别指出书中的《蚕》和《道旁》堪称两篇杰作,《道旁》更把读者带进“人生的大道”,给人以“十足的喜悦”。李先生还看出,作者在艺术上是尽力追求完